

儿童文学

| 淘 · 乐 · 酷 |

寻找回来的哥哥

王然众 ● 著

即便你怀疑星星是火
哪怕你怀疑太阳无动
或许你担心真理会变
不要质疑我真的爱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 淘 · 乐 · 酷 |

寻找回来的 哥哥

王然众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回来的哥哥 / 王然众著.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8.8

(《儿童文学》淘乐酷书系)

ISBN 978-7-5148-4807-6

I. ①寻… II. ①王…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8336 号

XUNZHAO HUILAI DE GEGE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著者: 王然众
责任编辑: 丁顺华
美术编辑: 高煜

插图: 艾莫渝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厉静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0

传真: 010-57526075

编辑室: 010-57526286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印刷: 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6.5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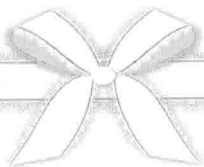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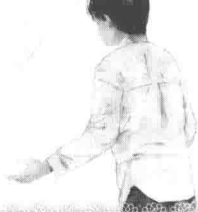
字数: 12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ISBN 978-7-5148-4807-6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 (010-57526718) 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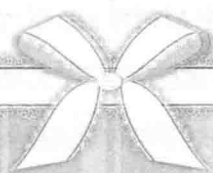


目 录

- | | |
|-----|-----------|
| 001 | 一 假戏真做 |
| 014 | 二 天上掉下个哥哥 |
| 029 | 三 父与子 |
| 041 | 四 入社, 入社 |
| 055 | 五 分道扬镳 |
| 065 | 六 真心话 |
| 080 | 七 铩羽而归 |
| 093 | 八 陪你一起受罚 |

105	九 反击与报复
119	十 雷欧提斯之怒
132	十一 不要生存, 要毁灭
145	十二 相见无欢
159	十三 神秘纸条
173	十四 揪出告密者
187	十五 寻找回来的哥哥

一 假戏真做





艺术节闭幕会演永远是泉柳中学的一件盛事。今年艺术节已是第八届，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经过“校园卡拉OK歌手大赛”“校园舞蹈大赛”“校园诗文朗诵大赛”等专项赛事和其他节目预选赛的严格把关、层层筛选，最后的优胜者才有资格参加闭幕会演。所以很多参演同学倍感光荣跃跃欲试，希望在会演舞台上一展身手大放异彩，为自己收获无数赞誉、粉丝和异性的青睐。

观看会演的是学校领导、老师、家长代表和部分同学。前三种人好确定，同学代表有点难办，想到现场观看的同学太多，校礼堂容量有限，学校只好平均分配，每班六张票，由各班自行决定人选，拿不到票的就只能在教室看直播了。有的班直接由老班指定谁去，致使班里怨声载道；有的班为公平起见，采用抓阄方式分配六张票，看似公平，最后照样各种不满。拿到票的同学有的却不愿去，把票送了人，有的甚至把票倒卖出去，据说都出现了“黄牛价”。会演就是这么受欢迎，未演先热，年年如此。

会演定在周三下午四点钟开始，但因舞台布置不到位、观众入场太慢等问题，拖到四点半才开始。学生会同学把在礼堂门口检

票，但总有没票的同学想尽办法混进去。所以礼堂里不仅座无虚席，过道上、墙根下也站满了人。有票有座的埋怨没票站着的挡住了视线，没票的好不容易混进来也绝不肯出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断。忽然，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同学衣着光鲜、笑靥如花地走到舞台中央，开场白过后，万众期待的表演开始了，礼堂里爆发出如雷般的掌声。

前台精彩纷呈，后台闹闹哄哄。

候场室和一间教室差不多大，化好装的演员们齐聚在此，形成一个五光十色的小世界。一位身着露肩落地长裙的女歌唱家在轻轻吟唱，调整气息。两个穿长衫摇折扇的相声艺人争分夺秒地对词儿。三个蒙古族姑娘互相精心地整理着民族长袍和头饰。四个一身迷彩服的战士为他们的小合唱做最后的练习。胖胖的萨克斯手从厕所回来向同伴抱怨道：“都跑到厕所去换衣服，我这真上厕所的倒成了另类，有种被围观的感觉，差点没尿出来！”有扇窗户坏了，关不严，十一月底的小凉风长驱直入，不怀好意地从几个只穿着白色T恤小黑裙的现代舞女孩身上拂过。女孩们露在外面的胳膊腿上起了一层“小米粒”，她们纷纷嚷着“太冷了”“太冷了”，拿起刚脱下的羽绒服披上。一群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朗诵者那里出现了一阵小骚动，原来是负责带朗诵稿的同学只带了一部分来，不能人手一份了。现出去复印肯定来不及，只好两三个人看一份，焦头烂额的老班兼指导教师大声叮嘱着：“碰到没背过的地方就

光张嘴别出声，千万别念错了。”

一片嘈杂之中，节目一个接一个上演。候场室里人出出进进，前台的掌声、笑声和着开关门的凉风，时断时续扑打进来。

方家锐一个人默默坐在候场室一角，努力让心绪平静下来。他知道，对于他将要去做这件事来说，过于紧张会坏事，会让事情的精彩度大打折扣……

话剧社演《哈姆雷特》，最经典的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比剑那场，他演雷欧提斯。他已换好戏服，不知田秀珂从哪儿租来的一身黑衣，号称“欧洲宫廷男装”。上衣是立领双排扣带肩章的燕尾服，领口袖口都有夸张的金色花边。衣服穿上身他照照镜子，老觉得在哪儿见过，像是某婚纱摄影照里的新郎礼服。

更可笑的是他手里紧握的那把剑——应该说是刀，一把木头日本刀。他和谢屿专程跑到文化市场，千辛万苦寻摸来的。本想找把欧洲剑的，死活找不着，发现有卖cosplay用的日本木刀的，看上去不错，就买了两把，一把刀柄缠红绳，另一把缠黑绳。他拿的是缠黑绳的。这身衣服和这把刀搭在一起，待会儿舞台上一亮相，雷欧提斯秒变日本武士，不知观众们会不会发出哄笑。不过这场戏带给他们的意外将远不止于此，笑过之后，他们也许就要发出惊呼了。

肖檬换好衣服兴冲冲跑了过来，她演一个没有台词的宫廷侍卫，上场后往那一戳就行了。她穿一身黑色的中式立领男装，因为

“欧洲宫廷男装”没有了，只好拿这个凑数。可这身衣服怎么看都有旧上海黑社会的感觉，要是再戴顶礼帽，给人的感觉是她下一秒就能从身上掏出把斧头来。

肖檬坐到方家锐身边，悄悄地却又兴奋地说：“我看见老爸了，就坐第一排，校长旁边。”

“别‘老爸’，那是你爸。”方家锐说。

“喊！”肖檬白了他一眼，“就是老爸！”

秦伊婷和谢屿也换好衣服过来了，他俩都穿得和方家锐一样。秦伊婷女扮男装演奥斯里克，谢屿演霍拉旭——四人中除了方家锐，其他人得到的都是小角色。谢屿的裤子有点紧，走路迈着小碎步。“不会一开演就刺啦一声把裤子给撕了吧？”他忧心忡忡地说。

“幸亏没让你比剑，你要在台上来回一跑，那才非撕了不可。”秦伊婷笑道。

“撕了也没事儿，把腿一并就行了，台下看不出来。”方家锐说，四个人都笑起来。

哈姆雷特——董知遥穿着戏服拿着另一把日本刀向他们走过来。他也穿着“欧洲宫廷男装”，只是上衣是红色。他走起路来大摇大摆腆着胸脯像一只骄傲的公鸡，毫无丹麦王子的高贵忧郁气质。他一过来，四人都都不作声了，一齐看着他。

“方家锐，我刚才想了想，咱再加两个动作吧？”董知遥热切

地说，“你刺了我一剑之后，原来设计的是咱俩接着就互相夺过对方的剑，我觉得直接夺太没意思了，不好看，不如先对打几个回合再夺，你觉得好不好？”

“不好，”方家锐斩钉截铁，“我只按排练好的演，不加动作。”

“不用这么死心眼儿吧，多打几下好看！”

“又没排过，打出事怎么办？”

“这还不简单，现在排啊，在这儿比画比画就行。都是木头片，能出什么事？”董知遥说着就退后两步，举起刀来。

“我说了我只按排练好的演，不加动作！”方家锐加重了语气。

董知遥悻悻地垂下手臂：“你这个演法是抓不住观众的！”

“那可不一定，”方家锐淡淡地笑着，“演戏贵在真实，只要真实，观众肯定会爱看的。”

董知遥没再搭腔，转身走了。

“光想改戏加戏，真把自己当王子了！”秦伊婷望着他的背影把嘴一撇。

“幸亏伍老师是评委，坐到台下了，要是她现在在这儿，董知遥准得撺掇她改！”谢屿说。

“他干吗去了？”肖檬问。

“找他‘母后’去了。”方家锐说。

扮王后的田秀珂穿着一袭长裙，在候场室门口与董知遥相遇，两人站那儿说话。

上场之前，方家锐的心又急速跳动起来。和大家说说笑笑时，他的心绪似乎恢复了正常，但那只是假象，紧张感并未消失。它像一头怪兽，暗暗蹲伏下来蓄积力量，只等事到临头，就以一种加倍突兀、狰狞的面目跳出来，狠狠地攫住他的心。现代舞女孩们热力四射地上场了，下一个节目就是《哈姆雷特》，话剧社成员们站在舞台一侧等着。音乐声一起，方家锐只觉台上灯光忽明忽暗，人影错杂纷乱，心里的鼓点伴着女孩们的舞蹈节奏敲击，敲得越来越密、越来越响，直至盖过耳边动感激情的音乐。他的身体有些微微的颤抖，他紧紧攥起拳头试图抑制住这种颤抖，把指甲都攥进了肉里。

秦伊婷把他和董知遥的剑收了去，按剧情，要由奥斯里克给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发剑。方家锐悄悄对她说：“待会儿给我拿把黑的。”

“有区别吗？”秦伊婷不解。

“区别就是雷欧提斯喜欢。”

“好吧，雷欧提斯。”

一阵热烈的掌声中，女孩们退场了，个个红光满面气喘吁吁，犹自沉浸在尽情舞蹈带来的兴奋中，从他们身边鱼贯而过。

主持人报出《哈姆雷特》，掌声再度响起，灯光忽然明亮炫目，方家锐随大家走上舞台。偷眼看看第一排，学校领导、家长代表和会演评委笑容满面、兴致盎然地望着他们。果然如肖檬所说，

肖远博坐在最中间的校长旁边，正跟校长说话呢。演出结束，他还要作为颁奖嘉宾上台给获奖节目颁奖。方家锐的视线从他脸上掠过时，他也正把朝向校长的目光转向舞台。方家锐不想与他目光相交，就低下头去。他做了个深呼吸，对自己说：“开始了！”

一切按排练好的进行。奥斯里克通知哈姆雷特比剑的事，国王让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和解，哈姆雷特请求雷欧提斯原谅。不得不说，尽管生活中一副欠打的样子，董知遥演起戏来真不含糊，大段台词说得清晰流畅感情饱满。舞台上的他和生活中的他可以说判若两人，怪不得一些女生能成为他的迷妹。看他的意思，今天的舞台就是属于他的，他是舞台上的王子，一定要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的魅力尽情展示一番。

于是奥斯里克把剑分给两个人，两个人开始比剑。（观众并没对那两把日本刀发出哄笑，难道是被剧情吸引就不在乎这种细节了？）第一回合雷欧提斯中剑，国王给哈姆雷特赐酒，哈姆雷特把酒放到一边。第二回合雷欧提斯又中剑，王后喝下那杯酒。雷欧提斯向国王表示要击中哈姆雷特。“就是现在！”方家锐对自己发出了命令。那一刻，他感觉雷欧提斯附体了。按事先排练，他应刺中哈姆雷特的肩膀，但他发动突袭，冷不丁向前跨出一步，一剑刺中了董知遥裸露的手腕。刺得够准，力度也够大，但董知遥的手臂只是轻轻摆动了一下，好像并未受到多大冲击。挨了这突然一刺，他抬头望着方家锐，目光中有一些茫然迷惑，显然没反应过来这

是怎么回事。方家锐也看着他，时间在那一秒静止了。方家锐脑子里同时出现了多个问号：“到底刺没刺破？要是没破，接着演下去吗？可现在已经不是排练好的动作了，接下去怎么演？”

为了使这一刺达到预期效果，收剑时，方家锐又用剑尖在董知遥手背上划了一下。这下可以了，他的剑变成了一支红色水彩笔，在董知遥手背上留下一道鲜红的印迹。现在面临艰难选择的是董知遥了。他举起手看了看，没有任何异样的表示，似乎要把戏继续演下去。但顷刻之间，那道红色印迹就如洒开的红墨水一样在他手背上绽放开来。他把手垂下来，手指立刻成了没拧紧的水龙头，鲜血一滴一滴顺着指尖滴落到舞台上。

“哎呀，你手破了！”王后田秀珂首先发出一声惊呼，本该饮了毒酒倒地死去的她像服了兴奋剂一样一个健步跳到董知遥身边抓起他的手。

立时，全乱了。

台上演员们纷纷聚拢到董知遥身边，察看，惊叫，乱出主意。台下观众也骚动起来，董知遥的老爸董彦丰和团委贾书记率先跑上舞台。人群中心的董知遥反倒成了最镇定的一个，脸色苍白地用轻松的口吻宽慰大家：“没事，没事，就是破了点皮……”

面对这一幕，方家锐傻了。上台前，他的思维只到“真刺董知遥一剑看他怎么办”这一步，完全没想过这一步做到后该如何应对。他发现董知遥其实很好办，手破了就止血包扎让自己像个病号



一样被呵护、被照顾就行了，真正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是他。承认错误吗？上前道歉吗？不不不，那也太衰了！方家锐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发现木刀还握在手里，就把刀往舞台上一丢，转身下了台，穿过候场室，跑出礼堂去了。

时间应该是六点钟左右，天已全黑，校园里的路灯亮了，教学楼的各个窗口也都是灯光通明，掌声、喝彩声不断传出来，那是在教室看现场直播的同学发出的。往常这个时间快上晚自习了，寄宿生们都乐得今天晚上一会儿，要是这台演出像春晚那么长就更合他们心意了。方家锐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习惯性地向教学楼走去。走到楼下，正碰上两个刚从教室出来的女生，一个指着他对另一个说：“这不是刚才用剑刺伤了哈姆雷特的那个人吗？怎么跑这儿来了。”方家锐吓了一跳，仿佛一个逃犯被警察识破了身份，扭头便走。他这才意识到他还穿着戏服，幸亏现在是黑天，要是白天穿这么一身在校园里晃，那才真是校园一景了。

方家锐慌不择路，沿着教学楼旁的小路走向校园一角的一个小花圃。这里偏僻幽静、灯光昏暗，他稍感心安，同时觉出身上有点冷。气温已降到零下，在室外该穿冬装了，但戏服只是一件单衣，刚从礼堂跑出来时紧张慌乱，没顾上害冷，在外面待的时间一长，觉出冷来了。他在鹅卵石小路上跳了几下，试图增加点热量。

身后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方家锐怀疑又是警察来了，没回头看，又想往前走。身后的人却说话了：“方家锐，跑什么跑，你给

我站住！”

方家锐一听，真就站住了——他听出了来者是谁。转过身，肖檬把他的羽绒服给他扔过来，他接住穿上，戴上帽子。

“你跑什么啊？快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为什么不回去？你又不是故意的，跟老师说一下不就完了吗？”

“情况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董知遥到医务室去了，咱的节目被拿下了，下一个节目上了，演出照常进行啊。——你怎么能这么不小心！”

“不是不小心，我是故意的。”

“什么？故意的？”黑暗中都能看到肖檬瞪大的眼睛闪着光。

“为什么？”

“这还用问吗？我就是看董知遥不爽，就想给他一刀！这还便宜他了！要是把真刀……”

“那你就得杀人偿命了！”肖檬好像生气了，“你看他不爽，演完之后你俩单挑啊，弄这么一出算怎么回事？你这么做是让我们所有人好几个星期的辛苦都白费了你知道吗？”

“行了行了，反正已经这样了。”

“说真的，”肖檬的语气和缓了些，“大家都以为你是误伤董知遥的呢，我出来的时候贾书记正在那儿问呢，好几个人都这么